文 学 研 究

从陶诗的“率尔”论杜诗的“漫与”

江 弱 水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杭州 310013)

摘　要: 草堂时期,杜诗大量流露出陶诗的旨趣。试以陶渊明《游斜川》一诗并序(401)与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761)对勘,即可发现两者关联度极高:同样是岁值“辛丑”、年开“五十”,同样起“老去”之感、“同游”之兴,且同为“率尔”与“漫与”之作,说明陶诗极有可能直接触发了杜诗。但对于杜甫而言,“老去诗篇浑漫与”乃一时兴到语,而“晚节渐于诗律细”为一生致力处,两者并不构成事实上的矛盾。

关键词: 杜甫;陶潜;《游斜川》;《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1)04-0063-08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①

杜甫七律《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作于成都的草堂。诗题即呈现出戏剧性的张力。“江上值水如海势”,一个诗人求之不得的高潮来临了;“聊短述”三字却十分蹊跷,来了个反高潮。诗一开头,作者就总结了自己一贯的写作特点,“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然后语势一转,他说自己老来的诗,不再打叠精神以求惊人了,只是随便写写就脱手了。“老去诗篇浑漫与”,如是而已矣②。

杜甫是这样说了,可是有没有从此就这样做呢？好像有,比如他越到晚年越是什么都写,当日记写,当便签写,七律中的拗体比率也越老越高。但又好像没有,反而经常写得更用心、用力,既有《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等七律组诗,也有《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等五排长篇,都是精工至极的大作。过了五年,也就是大历二年(767)在夔州,其七律《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有云:“晚节渐于诗律细。”“晚节”“老去”,意思是一样的,但“诗律细”岂不是与“浑漫与”正好相反么？看上去这矛盾太明显了。总之,“老去诗篇浑漫与”与“晚节渐于诗律细”,两种说法都有理由可解释,也有事实可支持,其间的矛盾无法弥合。

诗的最后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意思是哪能找到才思如同陶渊明和谢灵运的大手笔,与我同游,让他们尽其能事,大写特写一番呢？忽然提出陶与谢,也让人十分困惑。陶谢的述作,该不是刻意惊人,而是随意漫与吧？但陶渊明的风格固然平淡自然,谢灵运的特点却在经营锻炼,两个人放到一块儿,又不知谁轻谁重了。

收稿日期:2021-03-31

作者简介:江弱水,男,安徽青阳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① 仇兆鳌:《杜诗详注》第 3 册,北京: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981 页。以下所引杜诗,皆据此书,不复一一作注。

② 别本作“漫兴”,当因繁体“與”“興”形近而误。仇兆鳌说:“按上联有‘句’字,次联又用‘兴’字,不宜叠见去声。”(仇兆鳌:《杜诗详注》第 3 册,第 983 页)此诗一三五句末,若是“句”“兴”“钓”,那就是一连三个去声,犯了杜律中最罕见的“三上尾”之大病,故以“漫与”为是。律诗一三五七句的末字连用同一仄声如上上、去去、入入的现象,仇氏称为“上尾”。

总之,由于关涉杜甫的诗学理念和对自身写作的认知与期许,包括诗风想不想变、有没有变等问题,这首《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成了杜诗诠释中的一个焦点和难点,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可是,既然提到陶渊明和谢灵运,问题的答案还是得从陶谢那里去找,但不能笼统,应该具体。我认为,陶渊明有一个文本,与老杜这首诗联系十分紧密,可为其提供一条合情合理的解释路径。

一

杜甫的《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与陶渊明的《游斜川》一诗并序有诸多相通相应之处。这一点从无人见及,连以陶注杜用力最勤的仇兆鳌也未加抉发,真失之眉睫间矣。陶诗并序如下:

> 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
>
> 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①

通观此诗并序,共有四点,或显或晦,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

(一)“辛丑”

《游斜川》诗与序特多异文,如“辛丑”,别本有作“辛酉”者,又有人以为是“乙丑”之误。因为这牵涉陶渊明的生卒年,故聚讼纷纭,成一悬案②。有以“辛丑”为干支记日者,唯序中云“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若非干支记年,则“各疏年纪”没有下落。关键的是,北宋所有刻本及南宋绍兴十年刻本《陶渊明集》皆作“辛丑”,南宋曾集本、汤汉本正文亦作“辛丑”,而夹注“一作辛酉”,疑为后人据《宋书·隐逸传》云陶渊明六十三岁卒而改。

然则杜甫当日所见的《陶渊明集》或《陶潜集》③,即应作“辛丑”。他正好有陶渊明的集子,因为两年前在秦州时写的《遣兴五首》之三,就是陶集的读后感:“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杜甫随身的少量藏书,经过蜀道的千难万险,估计最后还是带到了成都,从“傍架齐书帙”(《西郊》)、“散乱床上书”(《溪

---

① 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4 页。以下所引陶渊明作品皆据此书,不复一一作注。

② 关于陶渊明享年几何,历来有五十二、五十六、五十九、六十三和七十六等多种说法。南宋张缜以《游斜川》诗推断陶渊明生于壬子岁(352),自壬子到辛丑(401),为年五十,迄丁卯(427)考终,得年七十六。今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文学遗产》1996 年第 1 期)力主此说,而反对者也不少。我认为袁文有版本和作品本身的支持,可从。详细论据此不赘述,我只增加一条正反双方都忽略了的显证。陶渊明辞官归田,《归去来兮辞》明说是在乙巳岁(405),而其中“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数语,一如《游斜川》之“吾生行归休”,都只能是过了五十岁才可以说的话。若主“辛酉”(421),则享年五十六;若主“乙丑”(425),则五十二,那就等于陶渊明三十四岁或三十岁就感叹自己生涯快完了,岂非太早、太灰心、太不吉利乎?连四十来岁说这话也不适合。只有定其享年七十六岁,方能将《自祭文》之“寿涉百龄,身慕肥遯。从老得终,奚所复恋”,以及诸诗之“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总发抱孤念,奄出四十年”“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等,组成一通盘的合理解释。

③ 有研究表明,仇兆鳌《杜诗详注》注引涉及陶潜者,至少二百八十余条,其中见于《文选》者仅七十余条。“换言之,尽管杜甫本身曾说‘熟精《文选》理’,可是仇引陶潜诗文,有不少不但逸出《文选》之外,而且本身语出《陶潜集》。这便表示,仇氏前设杜甫的知识系统来源,并不限于《文选》,反而更涉及《陶潜集》。”见黄伟豪:《杜诗原意的传递、接收与解读——论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陶潜注的相关问题(续)》,《杜甫研究学刊》2012 年第 4 期,第 61 页。

涨》)、“书乱谁能帙”(《晚晴》)等草堂诗句可知也①。这些书不大可能是新近添置的,也不见有向别人索要果栽和瓷碗等一样的求书记录。所以说,杜甫看过的陶渊明的“诗集”,大概率仍然在草堂的架上或床上,可供他不时翻阅。

试还原杜甫当日的阅读现场。在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最能够让他“念之动中怀”的,必是其中《游斜川》一首,因为这一年恰好也是辛丑年!当是时,没有那么多异文分心,也没有那么多关于陶渊明生年的考订烦神,杜甫翻检陶集时,见到“辛丑”二字,他马上会想到,自己跟陶渊明一样,都生于壬子年。

(二)“开岁倏五十”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应作于辛丑年二月(同时还有《春水生二绝》),也是“开岁”不久,杜甫刚过五十岁。正如孔融所谓:“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②诗人自不能不对已届知命之年深有感触。同年所作《百忧集行》云:“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陶集“五十”亦作“五日”,不可从,因“开岁倏五日”不可能紧接着就感慨“吾生行归休”。总之,陶渊明五十初度的“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也应触发杜甫的“老去”之感。

不妨来看杜甫同样写于上元二年,当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差不多同时的《可惜》一诗。诗引陶渊明为同调,其中再次提到“老去”,而尤以末句耐人寻味:

> 花飞有底急,老去愿春迟。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以“汝”相称,可见亲近,可是说“我生在您之后”,岂不是废话?看来,只能解作杜甫恨不与陶公同时,如王嗣奭所谓:“心难宽,兴难遣,不得已而借诗酒;古来唯渊明得此意,而今无其人,吾生也晚,当与作神交耳。”③但这五个字会不会别有所指,即老杜对自己与陶渊明同生于壬子年,间隔着整整六个甲子,有所意识,而沉吟久之?一般慕陶之人,发现自己的生年跟前贤巧合如此,总是有些想法的。东坡之子苏过《小斜川诗引》云:“今岁适在辛丑,而余年亦五十,盖渊明与余同生于壬子岁也。”④老杜倒不见得有自己是渊明转世的念头,毕竟他以陶为“避俗”而未“达道”者,可这“吾生后汝期”五个字,也该是有点特别的触动吧,尽管字面上看不出来。

(三)“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

陶渊明斜川之游,本来也就是随兴跟几位邻家的普通人观览一番,但后人却以此与石崇的金谷雅集、王羲之的兰亭修禊并举,赋予了重大的文化史意义。且石崇与王羲之其时也将近或刚过五十,故《金谷诗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⑤,《兰亭集序》云:“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

---

① 杜甫发秦州时有车,发同谷后只写到马,但没有行李损失的记录。他有以书籍自随的习惯,其《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开头就有“飘零仍百里……群书满系船”的句子,说明他的藏书后来又从成都载到了夔州。

② 孔融:《论盛孝章书》,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 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873 页。

③ 王嗣奭:《杜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1 页。

④ 苏过:《斜川集》卷一,《丛书新编集成》第 62 册影印《知不足斋丛书》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4 年版,第 676—677 页。与大人物同甲子,总是值得骄傲的事。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七“四壬子图”条:“本朝方尔止,画四壬子图,绘陶渊明、杜子美、白乐天,自执诗卷请教,盖仿后汉赵邠卿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71 页)此图当时有王渔洋等题咏。钱湘灵《题龠山续集》云:“壬子同年作者同,陶公杜公与白公。”按:方文,字尔止,号龠山。而梁绍壬留意“四壬子图”,盖因本人也是壬子年生。参见朱则杰《方文〈四壬子图〉考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5 期,第 78—81 页。

⑤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1651 页。

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①这都是陶渊明《游斜川》的“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的先声。

正因典范在斯,正月五日出游,便成为后人向陶渊明致敬的一种仪式,苏轼、朱熹、陆游等都有效斜川游之诗纪②。但杜甫慕陶还没到这个份上。时居草堂,幽栖地僻,所谓“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故一无游伴,二无游船,只能“故著浮槎替入舟”而已。也只有这样孤独落寞,难求友声,才会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之想。连类而及谢灵运,也可以理解,因为杜甫每以陶谢并称,如“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夜听许十诵诗爱而有作》)“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石柜阁》)等等。但就诗而言,正如严羽所说的,“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③,杜甫拿陶谢并列,总是以陶为主、谢为宾吧。既然陶诗序中是“与二三邻曲同游”,有陶无谢,则不得称之为“二三”也。

(四)“欣对不足,率尔赋诗”

“欣对”二字,前所未见,应该就是“欣然相对”的缩略。“欣对不足”,袁行霈引《诗大序》之“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为笺。此两句若作赋体,便是“惟欣对之不足,故率尔而赋诗”。“率尔赋诗”别本又作“率共赋诗”,不可取,因为这样一来,“率”只能解作“率领”,成了陶渊明带领大家一起写诗,这与他的性情不合。

趁着这澄和天气、闲美风物,“及辰为兹游”,好兴致的陶渊明也只是“率尔赋诗”以应景。所以,面对春水大涨,江流平满如海之势,杜甫也没有刻意写出一篇惊人的大作,只“短述”“漫与”而已。杜甫常言“率尔”,如早年的《暂如临邑,至岾山湖亭,奉怀李员外,率尔成兴》,暮年的《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等。这首“短述”本身就有点“率尔遣兴”的“漫与”的意思,不仅“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两句迹近敷衍(但用故意之“故”借作故旧之“故”来与“新”对,也别具匠心),“焉得思如陶谢手”也似语有未安。“焉得陶谢”“焉得如陶谢”“焉得思如陶谢”均可,“手”字甚无谓,且不得称“渠”也,颇疑或为“者”之误。

总之,岁在辛丑,年过五十,杜甫乃与六甲子前的陶渊明同慨:同样是生逢“辛丑”之年,同样是兴发“开岁倏五十”的“老去”之感,同样是在做或想做的“与二三邻曲同游”之事,同样是“欣对不足,率尔赋诗”的“漫与”之作,有这么多重奇妙的契合,如果说陶诗《游斜川》是杜诗《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前/潜文本,后者因系前者而兴发,应该不会太离谱吧?

二

陈贻焮《杜甫评传》说他评杜诗经常兼采“顺解”与“断制”二法:“所谓‘顺解’就是顺着原诗的意思加以串讲。所谓‘断制’就是通过征引、考校、分析断定诗意应作何理解为当。字句明显的诗,顺解即可。典多义晦的诗,如不先作断制,往往不易顺解。”④杜甫这首《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我既然大胆作以上“断制”,则“顺解”起来也应该与通常的解释有所不同了。

比如说,历代评注大多以此诗为自谦或自伤之辞,虽有奇景壮观,无奈年老才退,灵感不至,本领不济,没法好好表现了,只好以此“短述”塞责。例如,王嗣奭《杜臆》卷四曰:

---

①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二十六,第1609页。
② 徐宝余:《陶渊明斜川之游释证》,《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第15—21页。
③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④ 陈贻焮:《杜甫评传》(第二版)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9页。

此诗即漫兴也。水势不易描写,故止咏水槛、浮舟,此避实击虚之法。①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曰:

此一时拙于诗思而作也。少年刻意求工,老则诗境渐熟,但随意付与,不须对花鸟而苦吟愁思矣。槛外浮槎,代作钓舟,此水势之盛也。才非陶谢,无此述作,聊为短述而已。

作诗机神偶有敏钝,忽然机到,则曰"诗应有神助";忽然机涩,则曰"老去诗篇浑漫与"。②

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四曰:

吴论云:水如海势,见此奇景,偶无奇句,不能长吟,聊为短述,题意在下三字。愚按:此论得旨。通篇只述诗思之拙,水势只带过。

八句滚下甚紧,言句喜"惊人",固其本性,乃忽然手涩,聊尔付与。彼"花鸟"不须"愁"得,吾亦不耐雕锼矣。③

现在看来,这些说法就不大可信了。杜甫一生,何曾有过才竭思俭、机钝手涩的时候?又何曾用过避实就虚、取巧讨好的做法?哪怕在生涯尽头,风疾伏枕于舟中,夜雪也好,苦热也罢,他不仍然是动辄书怀几十韵?无论舟中来燕,还是舟前落花,他不都用了敏捷的才思和灵妙的文字加以捕捉和刻画?"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细绎诗意,并不是说现在不行了,老手颓唐了,而是说心态放松了,不想把自己太累着了,于是信笔写去,率意拈来,不求惊人,也无意于愁花鸟,而能极自然之妙。也就是说,随便写写就行啦。佳句惊人?非不能也,不为也。

他想到自己从前是何等执着,总是用力到十二分,而陶渊明每每只用五六分力,写来似不经意,而以不惊人处惊人。陶渊明的写作态度正好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反面。其《饮酒二十首》序云: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可见陶渊明的写作之"散""漫":时间是醉后,目的是自娱,方法是不加编排,真正叫做"率尔赋"与"浑漫与"。陶渊明的诗语如散文,跟这样的写作机制有关。所以,陶诗基本不作细节的刻镂,总是从大处着眼,像是用望远镜而非显微镜,遂形成冲和高古的风格。比如,除了偶见燕、雁,陶诗中一般都只出现一个共名,也就是鸟: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饮酒二十首》其四)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其五)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饮酒二十首》其七)

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饮酒二十首》其十五)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拟古九首》其四)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咏贫士七首》其一)

多么浑成,多少自在,哪像杜甫一味细入毫芒地穷形尽相呢。"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

---

① 王嗣奭:《杜臆》,第 146 页。
② 仇兆鳌:《杜诗详注》第 3 册,第 981—982 页。
③ 浦起龙:《读杜心解》第 3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620 页。

愁”,老杜也想让他笔下的花儿鸟儿安耽一下了,不再怕诗人勾摄了魂魄去。当然,他也还是说说而已,一转眼又去精细刻画那些丁香、丽春、栀子、鸂鶒、花鸭去了。

这样看来,“老去诗篇浑漫与”,与其说是杜甫告别过去的诗学宣言,毋宁说是“话从话边来”的即兴发言。他并非“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打算从此换一种写法,他只是觉得,自己近阶段写作状态挺好,挺自然,乱头粗服,不斤斤计较声律的推敲,却别有风姿,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绝句漫兴九首》《春水生二绝》《遣意二首》《漫成二首》等等。这是老杜一生最安定的一段时间,其“诗律”反倒不够“细”。以七律而论,上一年所写的《卜居》,第三五七句落脚字是“事”“下”“兴”三个去声,《客至》第一三句落脚字是“水”“扫”两个上声,都犯了“上尾”之病,在老杜一生一百五十首七律中是罕见的例子,证明他真的有点“率尔赋诗”了。

总而言之,杜甫的“浑漫与”只是一时兴到语,“诗律细”却是一生致力处。“浑漫与”与“诗律细”并不构成一对矛盾。仇兆鳌说:“律细,言用心精密。漫与,言出手纯熟。熟从精处得来,两处未尝不合。”①对于一个“惟手熟尔”的诗人来说,出手就极少失手。借用钱锺书《管锥编》引龚古尔兄弟日记中的一则妙譬来形容:“法国文家高谛叶(Gautier,今译戈蒂耶)自夸信手放笔,无俟加点,而字妥句适,如掷猫于空中,其下堕无不四爪着地者。”②这就叫“从心所欲,不逾矩”。

三

如果不是辛丑年,如果不是五十岁,杜甫会不会就对陶渊明的《游斜川》无感了呢? 不会的,因为在上元二年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上,陶渊明对杜甫的人与诗有着笼罩性的影响。说到底,是相同的生活状态导致了两人相近的心态、相似的诗态。

沈德潜《说诗晬语》认为,唐人祖述陶诗者,王维有其清腴,孟浩然有其闲远,韦应物有其冲和,柳宗元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③。但吴小如指出,比起王、孟、韦、柳,杜甫的性情其实更近于陶渊明。王维是阔气的旁观者的角度,孟浩然老是有点浮躁,韦应物是做官的,柳宗元幽冷而高兴不起来,都跟陶渊明对不上号,反倒是杜甫入蜀后一段时间的诗,跟陶渊明的感觉特别接近。④

前此两年,在秦州的忧惶里,杜甫还半开玩笑地认为,“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遣兴五首》其三),意思是陶渊明也恨自己生资匮乏,过得枯槁而不滋润。在蜀道的艰危中,他又说自己不能效谢灵运的优游和陶渊明的放浪,因为“吾衰未自安,谢尔性所适”(《石柜阁》),未能安生,焉能适性? 自己随时可能饿死填沟壑呀。

是浣花溪边的草堂岁月拉近了杜甫跟陶渊明的距离。现在,他“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也像陶渊明一样“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了。从此时起,杜诗大量流露出陶诗的旨趣。吴小如说,老杜入蜀后许多心情舒畅的诗,哪怕写的是格律诗,“怎么那么像陶渊明?”⑤反过来看,陶渊明《游斜川》诗序中的几句话:

> 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

怎么那么像杜甫? 这简直就是草堂惬意生活的完整写照。诗人镇日都在“临长流”:“已知出郭少

---

① 仇兆鳌:《杜诗详注》第 6 册,第 1940 页。

② 钱锺书:《管锥编》第 2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548 页。

③ 沈德潜:《说诗晬语》,《清诗话》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535 页。

④ 吴小如:《吴小如讲杜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2—153 页。

⑤ 吴小如:《吴小如讲杜诗》,第 152 页。

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卜居》),“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也四季都在“望曾城”:“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成都府》),“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他俯视“鲂鲤跃鳞”:“寒鱼依密藻,宿鹭起圆沙”(《草堂即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他仰看“水鸥翻飞”:“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江涨》),“啭枝黄鸟近,泛渚白鸥轻”(《遣意二首》其一)。

于是,杜甫把自己变成了陶渊明第二。他常与老农对饮,“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一如陶渊明的“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饮酒二十首》其九)。他常去江边野望,“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等于陶渊明的“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他连读书的态度都跟陶渊明一样疏懒了,从前是“读书破万卷”,现在却“读书难字过”(《漫成二首》其二),正是《五柳先生传》里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杜甫此际与陶渊明的声气之相通,聊举一字来说明,这个字便是“聊”,陶渊明最喜欢用的一个字。前引《饮酒二十首》序中,即有“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之语。作为副词,“聊”总是表示主观上勉强、客观上凑合,强调不够格、非正式、暂时:

> 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 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二十首》其七)
>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饮酒二十首》其十九)
> 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
> 遥谢荷篠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 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
> 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咏贫士七首》其六)
>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

以上十一例,后九例都出现在各诗与赋的最后,有“卒章明志”的分量。这个字的频繁出现,最能彰显陶渊明的“不竞”之“心”:总是退一步想,总是降一格用,有点没奈何,但是也认了。钱锺书说“不”字为《五柳先生传》一篇之眼目①,我认为“聊”字更是陶渊明一集之眼目。通观陶渊明的一生,“不”字在前,有所不为;“聊”字在后,可以有所为。“聊”只比“不”退后那么一点点,比“无”多出那么一点点,但是,有了这一点点,也就够了。

而杜甫本是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他的“不”字后面,什么时候跟过“聊”字呢?检核杜诗,他极少用到这个字,不过十几首而已,次数跟陶诗一样多,而杜诗数量要比陶诗多十几倍。熟悉的诗句只有《咏怀五百字》的“沉饮聊自适,放歌颇愁绝”,《登楼》的“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再就是《九日登梓州城》的“且酌东篱菊,聊祛南国愁”,却又明显从陶渊明来。但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开始,杜甫成都(及梓阆)时期写的诗,制题中屡屡用到一个“聊”字②,说明他已不知不觉地受到了陶渊明的潜移默化。

---

① 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第 1228 页。

② 如《范二员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驾阙展待,聊寄此》《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即日成,往来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题短作,简李公二首》《广州段功曹到,得杨五长史谭书,功曹却归,聊寄此诗》《行次盐亭县,聊题四韵,奉简严遂州、蓬州两使君,咨议诸昆季》《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王录事许修草堂赀不到,聊小诘》等。此前此后,杜诗题中绝无用“聊”字者。

On Du Fu's *Offhandedness* Through the Lens of Tao Yuanming's *Forthrightness*

Jiang Ruoshui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3, *China*)

Abstract: Du Fu's poems written in the four years when he lived in a thatched cottage in Chengdu (草堂时期) bore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Tao Yuanming's (陶渊明) poems in terms of temperamen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preface and lines of Tao's *A Trip to Xiechuan River* (《游斜川》) written in 401 A.D. with Du's *By the River I Came on Waters that Looked Like a Sea*: *A Short Account*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written in 761 A.D. The comparison shows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two poems. Both poems were written in the *Xin Chou* year (辛丑) in the sexagenary cycle of the Chinese calendar when the two poets were 50 years old. The two poems showed similar chagrin at aging and similar interest in accompanied travel on the part of their writers. Furthermore, the two poems displayed the two poets' offhandedness and forthrightness respectively. The points above indicate that the poem by Tao was very likely to have directly inspired Du in his poem. As for Du, his line that "As I get older, my poems are much more offhand" (老去诗篇浑漫与) was simply the result of a sudden whim. His life-long dedication to poem writing, on the other hand, was proclaimed in his line that "In my later phase, I gradually get more precise with poetic rules" (晚节渐于诗律细). However, Du's self-professed offhandedness and dedication to poetic craft did not constitute a factual contradiction.

Key words: Du Fu (杜甫), Tao Qian/Tao Yuanming (陶潜), *A Trip to Xiechuan River* (《游斜川》), *By the River I Came on Waters that Looked Like a Sea*: *A Short Account*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责任编辑　管　琴)